

預約愛情



(台灣) 楊麗玲 著

台海出版社

欲望橄榄丛书·之七

预约爱情

〔台湾〕杨丽玲 著

台海出版社

图字:01-1999-27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橄榄丛书/杨丽玲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141-101-3

I. 欲…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455 号

丛 书 名/欲望橄榄丛书

书 名/预约爱情

著 者/杨丽玲

责任编辑/谢 香

装帧设计/小 兵

版式设计/王兴泉

印 刷/河北星海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数/10000 套

印 张/42.75

字 数/868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100088 电话:010-62359051

ISBN7-80141-101-3/I·31 全七册定价:68.60 元 本册定价: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你作这么重大的决定，不会太冒险吗？”萧翊皱着眉，猛饮一口烈酒，神情十分不以为然。

古思凯伸长腿，从麂皮沙发站起来，走到酒柜前，给自己换了杯红酒。

他深邃的眼眸望向窗外远方，风吹进来，将他的蓝丝头巾轻轻翻飞。

阳光照在他如雕刻般线条酷帅的性格型脸庞上，反映着古铜色泽。

“那是我早已预约了的爱情，于今，时机已接近成熟……”古思凯轻啜一口深红酒液。

“但那只是接近，而不是已经——”萧翊话未说完，就被古思凯打断。

“对我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

“没有道理啊，没想到七年了，你还念念不忘，我真不能理解。”萧翊真想一棒子敲过去，看能不能敲醒古思凯那固执的脑袋，但他努力耐着性子。

“你不需要理解，你只要帮我就行了。”古思凯

的语气虽平淡，态度却是坚决而不容反驳。

“你难道一点都不考虑一下她的……出身？”萧翊犹做困兽之斗，口出不屑之意。

古思凯回头，望了萧翊一眼，没有表情的脸上，出现一抹冷酷。

萧翊却无视于古思凯眸中暴跳的怒意，做为死忠的朋友，即使死谏也是必须的，他定定地承接古思凯锐利的眼神接着说：“你明知道那会造成多大的风波，不是吗？”

古思凯把眼神转向窗外。“无论会引起多大的震撼，我要的是她，而不是她的……出身，无论是谁，只要接受我的，就必须接受她，否则，”古思凯握了一下拳，眸光更冷了，语气却仍是平淡的。“否则，就是与我为敌。”

萧翊软化了，他叹口气，一口饮尽杯中烈酒，走到桌前，拿起遥控器。

他要再次看看，看个清楚，那个女孩究竟有什么魔魅之力，足以使铁汉变成绕指柔？唉，古人说祸水殃国，真是半点没错，在萧翊心中，女人天生该当男人的配件，用来炫耀或享受，何足挂齿呢？

偏偏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却不费一指，就可能毁去一片江山。

这叫他怎能心平气和？

在遥控器控制下，电视画面以慢动作缓缓流动，定格在一幅绝美的画面上。

而那画面逐渐从远距变成近距，画面里的人物则被放大。

任何人一见到这个画面，必会惊叹造物的神奇。

是的，连萧翊都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看到时的惊艳。

不过，吸引人的，不是背景里金碧辉煌、豪华气派的大厅，更非上流社会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饕宴。

抓住观者视觉焦点的，是那个缓缓回眸一笑的小女孩。

是的，那还只能称做是个小女孩，约莫十二、三岁，披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及肩长发，身穿纯白衣裳、白鞋、白袜，没有任何多余的装扮巧饰，净朗的脸庞，淡淡散发象牙白的光泽。

明眸皓齿绝对不足以形容这个小女孩给人的印象。

看到她，才令人相信，原来中国人所说的“肌肤吹弹可破”、“唇不点而丹”、“眉不画而黛”……所有的形容，原来都可以是真的。

但这还不尽然是她能够令人望之屏息的最主要原因。

即使那淡淡的回眸一笑，在这样稚嫩的年龄里，所散发出来的天生丽质，足令在场所有的名媛闺秀尽皆失色。

如果没有她的存在，那些仔细装扮后的名媛闺秀，其实大多也堪称佳丽，并不比明星逊色。但这小女孩那股即使裹着布衣，仍遮掩不了的妩媚风情，却是所有女性都求之不可得的。

但对萧翊来说，女人再美，终究也只是个女人，何况她当时还是个小女孩。

但古思凯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小女孩，嘴角不自主地微微扬起，使他脸庞酷帅线条难得地柔和下来。

同样的画面，古思凯已经看过不下数千次。

七年来，他不知已看坏多少卷由同一卷母带转拷下来相同内容的子带，母带则如珍宝般被收藏起来，前年，母带并送去制作了更适合保存收藏的光碟片。

即使现在他人已到了台湾，仍旧不忘带来一支转拷的录影带。

整支由 V8 拍摄下来的纪录片里，捕捉到那个小女孩的风姿身影的片段并不太多，但小女孩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毫无错过地，深深烙印进他的心版。

“麻雀变凤凰的现代版，可能又要多一则更传

奇的精华版了！”萧翊冷冷地揶揄。

古思凯浓眉深凝，锐眼盯着萧翊。“我不许任何人这样说她！”

哎，要让古思凯向来即使发怒也依旧淡漠的口气激动起来，这是屡试不爽的绝佳妙方。

如果没有真的打算挨揍，萧翊最好马上停止这种嘲弄那女孩的冷言冷语。

萧翊很识相地转变话题。“但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我国政情才刚刚平静，一切都还随时可能有变……”

萧翊虽不再拿古思凯对那女孩的情感开玩笑，却仍急切地想要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希望能以国家大事来劝服古思凯改变心意。但话未说完，古思凯就轻轻扬起手，示意他住口，那天生的威仪，就如王储般，令人不得不从。

即使一起身经百战，与古思凯情同手足的萧翊，也只能叹气噤语了。

“我已经等待够久了，七年……足足七年了。”古思凯轻喟。

是的，他对国家有责任，刚登基的王子——不，现在该称他苏丹了，非常需要他留下来，一起处理国政。

但是，他已经为他出生入死，尽忠职守，忍耐七个年头了，现在，异己终于已经肃清，他，古思

凯，也应可功成身退，去寻找深藏在心中的梦幻与幸福了。

想到那小女孩，古思凯嘴角又忍不住扬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连锐利的眼神都温柔了。

“你真想要她，其实只要让我派人去办，将她掳回大漠就是了，你又何必一定要——”

“如果要这么做，七年前，我早就这么做了。”古思凯淡淡地说，轻啜一口红酒。

在阿拉伯世界里，男人是天，女人不过是可以被随便掠夺或买卖的商品，贵为王储后代的贵族，更是要什么样的女人，都唾手可得，即使连平民百姓，回教教义都还容许丈夫可以拥有四个妻妾，这对每个阿拉伯男人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但拥有一个中国母亲的古思凯，却不向往那样的温柔乡，他要的是绝对而纯然的爱情世界，是两情相许，不仅要拥有彼此的身躯，更要完完全全占据彼此的心。

很奇怪，同样拥有一位中国母亲的萧翊，与古思凯几乎是形影不离的战友，能了解古思凯大部分的心思念头，独独对这一项，他无法认同。

古思凯与萧翊之名，就是他们分别姓古与姓萧的中国母亲因为怀念家乡祖国，私下给他们取的中国姓名。

在阿拉伯的世界里，古思凯名为阿法·可袞·依

洛斯；萧翊则为贝洛·斯涅·鲁奇根。

这两个莫逆之交，性格大相迥庭，连长相都各有特色，古思凯若不作阿拉伯式装束，反而更像中国俊男，或许遗传自母亲的血统要多一些，而且能说流利的中文；至于萧翊，则一看就是中东男子，粗犷而浓眉大眼，眼窝极深，从小虽也被母亲逼着学中文，讲起话来，却口音极重，唯一相同的是，两人写的中文字，都歪七扭八，几乎没人看得懂。

萧翊十足反对古思凯弃绝大好前程的做法，何况多年来，他们与苏丹一起并肩作战，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大片江山，很可能因古思凯的离去，而毁于一旦。

苏丹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只以为他们是为了那桩任务而来，设若知道真相，他铁定会抓狂，搞不好马上派人出手将那于今算来应已十九岁的女孩诛灭，以绝后患。

如果真那样，就糟了。

因为连萧翊都不懂得古思凯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一位甚至未真正见过面的小女孩，苏丹更不可能理解；但萧翊绝对敢肯定，如果有谁敢动那女孩一根寒毛，古思凯百分之百会毁杀对方，甚至诛连九族泄恨，即使对方贵为大公，即使因此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古思凯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苏丹那样天子为尊的人，恐怕到死，都无法想像男人会

为女人如此不顾一切吧？

每思及此，萧翊就觉得好笑又好玩，但理智告诉他，这可绝对不是好玩的事，摆在心里偶尔想想偷笑一下还勉强可以，所以从头到尾，对于苏丹或任何人，他是连一滴滴讯息都不敢透露的。

古思凯扯下蓝丝头巾，和缎制的袍子，随便从柜子里拿出一套亚曼尼的休闲服，转身就要离去。

“等会儿——你这样就要走啊？”

萧翊将古思凯拉回来。

古思凯挑起眉梢，疑惑地望着萧翊，冷冷地说：“莫非你真要阻挡我？”

古思凯全身肌肉都戒备起来，如果好友真要拦阻，他不惜一战的。

萧翊意味深远地笑了笑，伸手往前一探，取下了古思凯脖际的红宝石项链。

“干么？你想一开始就暴露身份不成？”萧翊哼了一声。

原来是这个原因，古思凯笑出来，全身戒备都放松了，好友毕竟还是帮他的。

“唉——唉——你这又是干什么？”

萧翊不仅掏光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连钱包里的美金、大来金卡和提款卡等都拿走。

“你以为穷小子身上，随便就会有一万美金，还可以随时刷卡消费、领钱吗？”萧翊振振有词地。

“但，但这是台湾呀——据探子回报的资料看来，连搭公车都得要钱、吃饭要钱、公共场所如厕所要钱……没钱寸步难行呀！”

萧翊笑得坏坏的，嘿，让你多吃点苦头。“二百元一天，再多没有了！”

萧翊挺坚持的，从自己口袋掏出一张百元台币，八个十元硬币，两个五元硬币和十个一元铜板，塞进古思凯的口袋里，补充了一句：“我这可是在帮你哦，你不是希望我当你军师？”

“是啊，是啊，可是——二百元——唉！”

古思凯面有难色，即使是童稚阶段，他的零用钱也是这个的数十倍，二百元台币能过一天？

“现在的女孩子啊，多的是拜金主义者，如果你不希望她爱上的是你的钱，那你就得听我的。”

“但是——这样好吗？既爱一个人，就不该怀疑她，我若这样做，出发点似乎就不够诚恳，带着猜疑的心——”古思凯犹豫着。

“哼，你别忘了王族曾经发生过的惨痛教训，你曾经怎么发誓的？绝不让那些历史在你身上重演，我是向来很看破啦，女人嘛，爱的就是金钱和享受，迷恋的，则是男人的权力和地位，如果你也能看破这一点，那就——”萧翊又哼了一声说：“随你啦，我也懒得管！而你也不必请我帮忙，要我当你的军师，反正你早已打定主意要怎么做了

嘛!”

萧翊作势要将所有值钱的东西还给他。

古思凯迟疑着。

萧翊又加油添醋，冷言冷语地。“撇开她母亲的出身不提，目前她们母女俩会投靠那个家伙，贪的是什么呢？你那聪明脑袋，好好想一想吧！”

“好吧，但愿你的看法是对的，计谋真能奏效。”

古思凯认了，转身要走，却还是被萧翊唤住。

“又怎么了？”

“怎么了?!”萧翊大笑。“你身上这套休闲服，一个穷小子大概花整个月的薪水都还买不起。”

萧翊扔了一套他在夜市地摊特别挑来的运动服过去。

“穿这个?”古思凯疑惑地，那布料简直比家里的抹布还不如，唉，算了，作战时，且听从军师意见。

古思凯匆匆换上衣服。

萧翊忍不住笑倒在地上，眼泪都呛出来了。

几曾见过傲然的古思凯这般穿着？古思凯相当高大，身材魁梧，足有一百九十公分高，外销成衣店买来的运动服还嫌太小，袖子、裤管都太短，手脚露出一大截，模样十分滑稽。

古思凯被笑得很尴尬，却故意装作不在乎，一

派从容地，转身就要离去。

“但愿她——真值得你这么做。”萧翊在背后笑喊着。

同样的话，萧翊说过不下百次了。

“我从来没有作过不值得的决定。”古思凯头也不回，只意味深长地抛还这句话。

人走了，萧翊也笑烦了，无奈地猛地仰杯，才发现酒已尽，哼，怎么连酒都跟他作对？

就算抵死反对也没用，若古思凯真决定要这么做，萧翊除了毫无条件地接受外，还能如何呢？

为了阻止这件事，他们甚至曾经打起来，事已至此，萧翊也只有投降的份了。

但愿那小女孩真值得古思凯这么做吧！

这相思无解的七个年头，心愿总要去完成，否则，古思凯这一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也不会快乐的。

但究竟要帮他？还是暗地里阻止呢？

望着古思凯离去的身影，萧翊心中却悄悄驻进新的计划。

遥远的彼岸——台湾。

冬寒季节，霪雨霏霏，余灵儿静静蜷缩在廊下一角，迷濛的双眼望着雨丝飘飞，廊前不远处，几名男孩滚在泥泞中互殴的事件，仿佛丝毫与她无

关。

她可真沉得住气，连一眼也没望向那边的激烈场面，更不关心会不会有人因而挂彩，甚或伤得太厉害，得送医急救。

反正那帮男孩吃撑了，爱打架，就让他们去打个够，打死一个，算一个，与她何干？

廊檐下，滴滴答答的雨珠，透着天光，发散莹莹光采，似乎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呢！

哎，也不想人家可是为了她才打起来的，她却如无事人般，在一旁闲闲纳凉，即使远远传来杂沓纷乱的哨声，和急切脚步声，也未能使她转头望上一望。

“住手，住手，不准打架，你们还打——”

一连串的哨子声和暴喝声近了，那些争强斗狠的男孩子们抢着时间又恶狠狠地互捶几下，看时机不容恋战，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作鸟兽散，却有几个逃脱不及的男孩衣领，被数名教官和警察拧回分局去。

“我警告你，不要再惹是生非了！”

事后，总教官将余灵儿传到教官室，气呼呼地指着她的鼻子骂。

余灵儿仍是那一派清闲适意的态度，只是静静望着总教官，水汪汪的大眼睛闪呀闪地。

“才开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七桩打架事件因你而起，按说大学教官已经不再需要像高中管学生那么多事，但校园内的安全问题，教官还是不能坐视的……”总教官激动得简直要悲从中来了，满嘴口沫横飞，这位大一学生一进校门，就没给他一天好日子过，单是保全人员竟还无法从容处理，这个礼拜已经劳驾警方出动第二次了。

“我又没叫他们打架，是他们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嘛！”余灵儿转了一下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皱皱俏鼻子，委屈地说。

“你——唉！”教官这一声长气叹得万分无奈。

余灵儿说得半点没错，这也是总教官无法记她过或给予任何惩戒的原因。

果真是红颜祸水？瞧着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总教官连气也生不出来，只是搞不懂，这长得水灵水秀的女孩，怎么仿佛天生是和麻烦两字写在一起的。每次事端明明都是因她而起，偏偏她又总能让事情变得与她无涉，俨然一副泰然处之的样子，倒显得是旁人大惊小怪了。

“你脑筋里，究竟在想什么，干么总是招惹一大堆祸端，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总教官像父亲训示女儿般，皱着眉头。

余灵儿避开那关怀的眼神，露出妩媚的一笑说：“我不惹人，人偏惹我，谁叫我是标准的祸水

呢？”

这——这什么话？气得总教官差点当场吐血。

总算余灵儿还有些许良心，端正一下表情，向总教官微一欠身，说：“别生气啦，这样老得快，我下次会努力劝他们别打架啦！”

教官一听这不痛不痒的言语，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余灵儿还认为自己已尽到安慰对方的责任，一旋身，已款款走出教官室。

雨更小了，丝丝细细，若有似无，她索性连伞也不撑，漫步在潮湿的校园步道上。

她要好好享受所能拥有的每一分钟自由。

雨丝飘在她柔黑的发丝上，飘在脖间，凉凉地，好舒服，她深吸一口气，雨中青草的味道，分外鲜香。

然而，才享受不了几分钟的清闲自在，远远地，就见有人朝她的方向十万火急跑来，一路喊着。

“灵儿小姐——你没事吧？零姊接到学校的通知电话，马上派我赶过来——”

那总教官还真多事，无聊！余灵儿在心里嘀咕。

那长得熊腰虎背的黑膛脸大汉傅刚，是余灵儿的干姊陆零座前的一名好手。

“对不起，我来晚了。”傅刚说着，人已冲到余